

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研究丛书

20 世纪中国美学

本体论问题

ONTOLOGY OF CHINESE ESTHE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陈望衡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陈望衡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7
(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

I. 2... II. 陈... III. 美学-本体论-研究-中国-
现代 IV. B8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3401 号

《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研究》丛书

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

陈望衡 著

责任编辑: 龙育群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 印张: 16.625 字数: 430000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3275-6/G·3270

定价: 26.3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学术之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疑是学术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又不断提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断往复循环，既构成了整个学术发展的历史，也推动了学术之进步与繁荣。

20 世纪中国学术之历程，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并取得重大进展与成就的。由于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史无前例的独特性，其学术之发展，特别是其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较之以往任何时期，也就更具特色，而其所得，其所失，其所迷，其所惑，对中国学术之未来发展也就更具影响力。

因此，在 20 世纪行将逝去的时候，对构成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影响面广且深的问题作一历史的回顾与理论的思考，并将其成果以丛书的形式推出，这对中国学术在下一世纪之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无疑也就有了迫切的现实意义与重大的理论意义。

为此，我们拟推出系列丛书——《20 世纪中国学术问题》。

丛书旨在将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那些重大的学术问题梳理出来，并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性回顾与理论性思考，发掘出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之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学术之进一步发展提出合理的展望性意见。

由于丛书所涉对象为百年中国学术史，因此，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首倡的。也就是说，史料的研究是第一位的。丛书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反对脱离历史史料的研究而空谈逻辑的抽象，以论代史；也不赞成编年史般的史料罗列，以史代论；而提倡在尊重历史，详细地、深入地钻研史料的

基础上进行科学的逻辑抽象，尽可能地将所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脉络抽取出来。

丛书倡导叙述的方法是逻辑的。也就是说丛书更着重其理论性而不仅仅在于其历史性。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抓住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历程中那些重大的、真正构成中国学术发展之链的纽结的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由微入渐的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无须刻意求全，但求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不囿成说的看法。丛书希望以这样的叙述方法能奉献给读者以合乎逻辑的，因而也更真实的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画卷。

丛书选题将以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最具学术价值、且对社会文化层面影响广且深的学术问题为主体，因而将不以学科分类设题，但各学科均会尽量涉及。纯自然科学类学科由于各种原因暂不设题。

丛书设题以“问题”为主线，因而本世纪学术发展中确能构成“问题”的问题，将是本丛书首选书目。

丛书首辑已推出：

《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

《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问题》

《20 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

丛书第二辑将推出：

《20 世纪中国佛学问题》

《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

《20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问题》

《20 世纪中国人文思潮问题》

丛书的出版不求形式的轰动，但求质量的扎实。丛书不希求一次性大规模推出而形成的所谓轰动性效应。因为这样做固然有很多好处，却极易形成追求数量规模而凑份之流弊。因此，我们将采取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的方式，慢慢出来。当然，我们也不会拖沓。如有可能，我们将尽力一次性多推出几本，以我们力之

所及最大可能地满足更多读者的要求。

这就要求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作者朋友的支持。

丛书热情期待对本丛书所涉某一具体方面有深入研究且有成果问世，在学术界反响较佳的专家学者成为我们的作者。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本丛书所涉某一学科方面的研究人员、中青年教授、博士导师尤受欢迎。

丛书同时也热切期盼老一代专家学者赐稿与教正。

作者的支持，读者的厚爱，必将构成丛书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编辑愿与各位朋友共同努力，尽力出好这套丛书，以便在 20 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最为壮观的世纪行将逝去之际，为她再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20 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序

邓晓芒

21 年前，我与望衡走进了同一个研究生考场。说起来，我考研究生与他的怂恿还有点关系。当时我正在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书禁初开之际，我三天两头地跑省图书馆借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有一段时间关心的是美学问题。可是，当我把五六十年代国内美学讨论的论文集《美学问题讨论集》六辑全部读完，还想再借一点国外的美学论著来读时，就再也借不到了。记得那一天，我又来到借书台，把我从目录卡上抄来的一张密密麻麻的书单递过去，等了约莫二十分钟，里面甩出一句：“一本都没有！”我怎么也不相信，在借书台前徘徊良久，想看看别人是不是像我一样碰钉子，也想趁别人来还书时拦路截下我所要的书。这时来了一位三十来岁、颇有学者风度的人，拿出一张省出版局的介绍信和管理员交涉了一下，然后自己进书库里去抱了一大堆书出来，放在台子上一本一本本地挑选。我一看，眼睛都发直了，竟全是国外美学理论的书！我试探着与那人搭腔，问他可不可以把他挑剩下的让给我，他看了看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从他那里拿到了一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好象还有另外一本，我喜出望外，和他聊了一会儿，知道他叫陈望衡，在省人民出版社工作，准备报考美学研究生。我当时正好也有这个念头，只是还没有拿定主意是考美学，还是考我已下过十年工夫的哲学。但我最耽心的还是外语考试，除初级中学过一点俄语外，我当了十年下乡知青，回城又当了四年工人，早已把外语丢到九霄云外了。令我十分惊喜的是，望衡主动地提起此事，问我为什么不考研。我说

出了自己的顾虑。望衡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复习复习嘛！”瞧他那副轻描淡写、信心十足的样子，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十年“浩劫”，全中国还在坚持学外语的人能有几个？我和别人实际上差不多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啊！由此坚定了我考研究生的信心。于是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1978年），他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我考的是哲学所。在考试前后以及等通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来往颇多，除了互通信息外，就是高谈各种美学、哲学问题。望衡很机敏，也很思辨，许多问题我们都谈得很深。后来他由于省出版局不肯放人，虽然初试、复试成绩都很好，却最终未能圆考研梦；我则虽赴京参加了复试，全部成绩都合格，却因家庭“政治问题”而未录取。这样，我们又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友。第二年，我终于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来又留校任教，望衡则先后调换了好几个工作岗位，后被浙江大学聘任为教授。我们的联系比以前少了，但当初我们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却一直还在各人心中反复思索玩味。1994年秋，望衡从浙江大学调来武汉大学哲学系，竟然和我又成了比邻而居的同事！生活的戏剧性有时真令人不可思议。

此前，望衡在美学界已是知名学者，所撰多部著作在海内外都有影响。来武大后，望衡仍笔耕不辍，继去年出版一百万字的《中国古典美学史》后，现在又写出了《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这部书也可以看作《中国古典美学史》的续篇，两本书具有同样的学术风格：客观，详尽，但又言不繁；有理论，但不过度发挥，强作解人，力图展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的全貌。读他的书，感到平易、晓畅，线条清楚，没有丝毫故弄玄虚。但与前一部书不同的是，本书最后一章“境界本体——我的美学本体论”终于亮出了望衡数十年思考的一个基本的美学观点：美是境界，并从审美活动的性质和根源两个层次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看

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 20 年前我们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当时我说，美是一种情感，但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寄托在一个对象上、再在这对象上所感到的情感，所以美是主观的，美就是美感。望衡那时只是提问，没有表态，直到后来，他似乎也一直没有对美到底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发表明确的见解。但这并不说明他就认为美的本质问题没有意义。在这本书中，他才吐露了他数十年来的真实想法：“有人因美的本质不易得，而否定对美的本质的探索的意义，甚至说美没有本质，这是说不过去的”，“也是基于直接去探索美的本质的艰难，笔者采取迂回的办法，不直接去谈美的本质，而是谈人的审美活动”，“从人的审美活动出发，或者说以人的审美活动为基础，去探讨美学的本体论，是笔者的基本立场”。他承认，美和美感不可分，不是作为两个东西紧密联系那样的不可分，而且是作为同一个东西无法区分。实际上，他是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欣赏入手，逐步达到了与我从逻辑和哲学思辨出发的殊途同归的结论。我感到，他的“境界”和我对美的本质后来所提出的更精确的定义“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是同一种美的理解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我非常赞同从审美活动、特别是从美感（美感是审美活动的现实性）入手去研究美。当然，我今天已不太一般地强调美和美感的等同及美的主观性了，而是主张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物质实体或属性的意义上）也承认美有某种“客观性”（对象性），主观的美感中的美必须以“对象意识”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必须从主观的审美情感进入到对美的研究，这是我和望衡的共同的基点，我认为也是今后中国美学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途。

近些年来，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界有一种否弃理论、一味“妙悟”的倾向，一切都被解构，而回归到中国古代忽视概念和逻辑、强调直接性和暗示性、不可言说性的旧传统。用这种观点来看 20 世纪美学，那就几乎一无可取之处。就不可言说的方面而言，现代中国的美学家没有一个达到过像庄禅、司空图、严羽的成就，从

根本上看,“不可说”的“说法”已经被尝试殆尽了,或者说已被“说完”了;当然还可以再编出一些“说法”来,但“以诗解诗”也好,象征和暗示也好,说禅谈玄也好,都超不出古人已讲过的那些道道。实际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美学,要不要美学中的理论建构,也就是要不要美学本身的问题。而理论建构则离不了本体论和范畴论,这些东西都是从西方来的。在今天,中国传统美学的感悟和体验仍然是建立新的中国美学的宝贵遗产,但要提高到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层次上来发挥其作用。有人认为,一讲概念和理论体系就没有体验和“悟”了,这也许对于那些生搬硬套的概念体系来说的确如此。但概念本身的根恰好在于体验,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这一点,保持住概念和体验之间的张力,使概念在美学中不是破坏体验的框架,而是使体验能得到自觉表达的引导,我们的体验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将各种概念吸收为自身的要素;它不再是水面之下的暗流,而是涌现为立体的波涛。20 世纪中国美学中,王国维和朱光潜是作这种尝试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如果说,望衡这本书有什么遗憾之处的话,我以为就是对这两位大家的评价还不够突出,总体看来平铺直叙了一点。但他努力把自己的美学观点即境界说贯彻到对一百年来中国美学历程的分析中去,这使他在评述各家美学观点时占据了一个很有利的地位,不但能从 20 世纪初叶的美学中提取其中最具有美学意义的要素,而且对 50 年代开始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反省。

20 世纪即将过去,在这世纪之交,回顾我们一百年来走过的美学历程,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返回到起点,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向以王国维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复归。望衡这本书,再一次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目 录

绪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本体论	(1)
上编 西方美学的传入和中国美学的本体论 问题的提出 (1911—1949)	
第一章 美学的转型	(23)
第一节 梁启超：“趣味主义”的美学	(24)
第二节 王国维：“生命意志”论的美学	(45)
第三节 蔡元培：“人生价值”论的美学	(60)
第二章 情感本体论	(74)
第一节 吕澂“美的态度”说	(74)
第二节 范寿康：“感情移入”说	(83)
第三节 朱光潜：“情趣的意象化”说	(92)
第三章 生命本体论	(104)
第一节 鲁迅（前期）：“进步的生命”说	(105)
第二节 宗白华：“生命的形式”说	(122)
第三节 张竞生：“生命的扩张”说	(139)
第四章 社会功利本体论	(151)
第一节 鲁迅（后期）：“功利先于审美”说	(152)
第二节 陈望道：“意趣随经济”说	(174)
第三节 周扬：美为历史的产物说	(187)
第五章 自然典型本体论	(199)
第一节 蔡仪：“美是典型”说	(200)

第二节 冯友兰：“本然样子”说 (219)

下编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美学本体论 的多元探索 (1949—1999)

第六章 关于美的本质的论战…………… (236)

第一节 美是主观的 (237)

第二节 美是客观的 (247)

第三节 美是主客观统一的 (258)

第四节 美是社会的又是客观的 (271)

第七章 关于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美学论战…………… (284)

第一节 人化的自然 (286)

第二节 美感与美 (291)

第三节 美的规律 (297)

第四节 异化劳动与美的生成 (305)

第八章 实践本体论…………… (312)

第一节 李泽厚：“美是自由的形式” (313)

第二节 朱光潜：用艺术的方式掌握世界 (326)

第三节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 (336)

第四节 蒋孔阳：“美是自由的形象” (348)

第五节 刘纲纪：“美是自由的感性表现” (360)

第九章 多种美学本体论…………… (373)

第一节 周来祥：美是和谐 (374)

第二节 叶朗：美在意象 (384)

第三节 叶秀山：美在“存在间的交往” (394)

第四节 邓晓芒：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 (405)

第五节 杨春时：美在超越 (414)

第六节 潘知常：美在生命 (421)

第七节 吴炫：美在本体性的否定之中 (427)

第十章 境界本体论——我的美学本体论·····	(441)
第一节 审美活动的性质	(443)
第二节 审美活动的根源（上）	(449)
第三节 审美活动的根源（下）	(457)
第四节 美的生成	(466)
第五节 美在境界（上）	(473)
第六节 美在境界（下）	(479)
附录一 美是境界	
——实践美学的反思之一·····	(493)
附录二 实践美学体系的三重矛盾	
——实践美学的反思之二·····	(507)
跋·····	(519)

绪论 20 世纪中国美学的本体论

中国有着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有着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中国古代的美学在世界美学之林独树一帜风采，对亚洲、欧洲的美学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公认的。但是中国在 20 世纪前并没有形成一门可以称之为美学的学科。现代形态的美学是从西方传入的。“美学”这个名词原是由日本的学者中江肇民翻译西方 Aesthetics 首用的，然后移入中国。应该说，这个翻译很成功。虽然 Aesthetics 在西文的准确含义是感性学，但是西方的感性学所研究的中心范畴是美。当然，将 Aesthetics 译成“美学”，Aesthetics 原本有的研究人的感性完善的内涵有所损失，但所得多于所失。

一、哲学本体论和美学本体论

本体论，西方为 Ontology，又被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中国的学者也有将它称为“元学”或“玄学”的。本体，是中国的称呼，西方用的概念是 On 或 Being。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又翻译成“存在”或“是”。关于它的译法，至今还在争论着。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以 to on 为研究对象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在现存的巴门尼德的著作残篇中，我们读到三个意义相关的词：einaí, eon (=to on), estin，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 estin。estin 是 einaí 的无人称单数形式，它在文中是作动词使用的，用作 estin te，意思是“是某个东西”。巴门尼德所用的上述三个词都与“是”有关。eon 表示真理的对象，einaí 表示表述性的“是”，estin te 表示存在性的“是”。esti einaí 的意思是“存在的东西是”，或

“存在的东西由‘是’表述”。巴门尼德认为，作为真理的对象只能是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正是表述性的“是”所需要的，他说：“被说的和被想的必需是一个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只是既不能被思想又不能被说出的无。”^①

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学说，将“存在”这一概念发展成本体之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章提出有一门可以称之为“作为是的是”的学问。他说：“有一门学问研究作为‘是’的‘是’，以及那些由它自身属于它的特性。其它各种特殊的学问却不是这样，因为它们没有任何一种是普遍地研究‘是’的，它们只是截取‘是’的某个部分，研究这个部分的属性，例如数学就是这样做的。”这种研究“作为是的是”的学问就是本体论。这个“作为是的是”的学问，即“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不同于其他特殊的科学，其他特殊的科学只是研究存在的一个方面，而哲学则要研究存在的本身，它要“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东西。”^②亚氏还说：“我们既然是在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那么，显然必须有一种东西借自己的本性而具有这些根源和原因。”^③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又被称为“形而上学”。

从西方哲学来看，“是”、“存在”、“本体”、“实体”、“本原”、“本质”、“基体”等等范畴通常被认为是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但这些概念也是有些不同的。“是”是就事物最普遍的最抽象的意义而言的。“存在”与“是”常相混淆，但“是”比“存在”意义广泛得多，“存在”只是特殊的分化的“是”，而“是”是未分化的、普遍的“是”。“本体”，就它作为“是”的核心部分其他部分都依附于它而言。“实体”，就本体是基体的意义而言。“本原”，就万物的统一性和开端而言。“本质”就本体之“其所是”来规定而言。

① 以上关于巴门尼德的介绍，取自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辩》，载《学人》第四辑。

②③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34 页。

在这一系列的范畴中，“本体”、“本质”是最重要的。本体 ousia 原来是从 eimi (是) 的阴性分词 ousa 变来的，是所有范畴的中心，是首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范畴篇》中说：“本体至少有四种意义：一、本质，二、普遍的东西，三、种，四、载体 (hypokeimenon)。”从他对“本体”的意义规定来看，“本质”在“本体”中的地位一目了然。访学于英国的著名学者余纪元先生在《亚里士多德论 ON》一文中对亚氏的本体论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亚氏的本质观，余先生说：“总而言之，第一 ousia 正是可以说明一个事物的真正的‘是’的东西。要知道事物的根本的‘是’，就必须知道它的本质。正是本质决定了一物的特征和它的‘是’的方式。它是事物最持久的东西，是知识的对象。”^①

由上，我们基本上了解本体论是说什么的。哲学作为人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结，它研究的是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它的本体论是宇宙的本体，人生的本体。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本体论则有些不同。它当然也要涉及哲学的本体论，但不能以哲学的本体论取代美学的本体论。美学是以研究人类的审美活动为任务的，审美活动中，美是关键词，美的创造与美的欣赏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因此，美的本质、美的本源、美的特征是美学本体论所要研究的三大问题，而美的本质是美学本体论的中心问题，所谓美的本质即美为何。美的本质与美的本源是不同的，美的本源是说美何来。美为何与美何来，都属于美学本体论问题，但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美学这门学科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美的本质问题一直不得确解，因而有些人认为美学没有本体论，甚至怀疑美学能否成立。其实，美学的本体论研究的首先不是美，而是人的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比之美是更根本的，美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本体论作为研究事物“最初的根源与最高的东西”的学问，理所当然地要

^① 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 on》，《哲学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将审美活动作为美学本体论的首要问题来研究。审美活动比之美，它不是纯精神性的，也不是纯物质性的，它是人的一种融精神与物质于一体的感性活动，它是实在的，是真正的“存在”，它的本质，优于美的本质而应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

二、20 世纪中国美学的三大思潮

中国 20 世纪的美学有三大思潮：

第一，西方美学的传入及西方模式的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

现代意义的美学是西方的，王国维是把近代西方美学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王国维介绍的主要是叔本华、康德的美学。其美学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美学观解析《红楼梦》这部中国的文学名著，同时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美学本体论。其次是蔡元培，他主要介绍康德美学。他们二人可谓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山祖。20 世纪介绍西方美学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是朱光潜，他对西方美学的介绍，不只是通过他的精湛的翻译，而且也通过他的文章，他写于 30 年代的《文艺心理学》、《论美》，将西方美学尤其是近代的心理学美学、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相当程度的中国化了，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创造性地融为一体，使美学在中国知识界成为相当受欢迎的学科。他的上述两本书，在中国畅销不衰，对青年影响很大。鲁迅也是介绍西方美学用力最勤的一位。与朱光潜主要介绍欧洲美学不同，鲁迅介绍的主要是俄罗斯、苏联的美学。在介绍西方美学方面有重大贡献的还有宗白华、周扬等。

在 20 世纪初，西方美学大多是通过日本美学家的著作转译过来的。20 年代，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日本美学著作有：《近世美学》（高山林次郎著，刘仁航译，1922 年版），《美学纲要》（黑田鹏信著，俞寄凡译，1922 年版），《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著，鲁迅译，1925 年版），《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著，鲁迅译，1926 年版），《艺术简论》（青舒季吉著，陈望道译，1928 年版）。

30 年代至 40 年代,则主要从西方美学原著翻译,当时翻译过来的美学著作主要有:《艺术科学论》(法国埃尔克维兹著,沈起予译,1931 年版),《文学的艺术》(德国叔本华著,陈介伯译,1933 年版),《启示艺术家与文学者的灵魂》(德国尼采著,梵澄译,1935 年版),《罗斯金艺术论》(刘思训译,1936 年版),《艺术的起源》(法国格罗塞著,蔡慕晖译,1937 年版),《优美感与崇高感》(德国康德著,关琪桐译,1941 年版),《生活与美学》(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1942 年版),《美学原理》(德国克罗齐著,傅东华译,1931 年版,后朱光潜也翻译了),《艺术哲学》(法国泰勒著,沈起予译,1949 年版,后傅雷也翻译了)。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翻译出版西方美学名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的《美学》三大卷、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册,分别由两位美学泰斗朱光潜、宗白华翻译出版。文化革命后,李泽厚先生主持翻译出版《美学译文丛书》,更是美学界的盛事。这套丛书大约共出版了上百种,影响非常之大,西方世界的美学著作有影响的大多都翻译过来了,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功莫大焉。

对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大量翻译为西方美学的研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20 世纪对西方美学的研究,前半叶,主要为对西方美学的一些不够系统的介绍,后半叶,则有很大的发展,60 年代,朱光潜先生为讲课需要,花了大量心血翻译西方美学资料,撰写《西方美学史》,此书 1964 年出了第一版,文化革命后,多次重印,至今还是中国西方美学研究的权威著作。汝信先生也是在西方美学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卓有成就的一位学者,他的《西方美学史论丛》,初版也是 20 世纪的 60 年代。蒋孔阳先生很早就从事德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在 60 年代就写成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德国古典美学的著作《德国古典美学》,由于文化革命而未能及时出版,延至 1980 年才出书。书一出版,在美学界受到普遍的欢迎,朱光潜、汝信、蒋孔阳三位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 20 世纪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这三位先生的著作之后,又出版